



故乡是童年溪水淌过脚背的沁凉，是父亲掌心麦穗摩挲出的芬芳。本期几篇美文，带您穿行于记忆的田埂：丝瓜藤缠绕的旧时光，赤足踩响清浅的溪床，麦浪里沉浮着的乡愁……让我们重拾慢时光里的温情与感动。

—编者

麦香

■聂斤

江汉平原的6月麦黄了，金色的海洋一望无际。开车行驶在其间的道路上，像鱼儿在浪花间浮游，打开车窗，金色的麦香涌进车厢，将我包裹、淹没。机械收割的快捷与高效令人叹服，轰轰烈烈的麦收场景，将我的思绪带回故乡。

麦子东一片西一片耀眼的金黄，像农人脸上的喜悦，展现在阳光下。收麦是仲夏时节乡间的重头戏，而麦子是要抢收的。俗话说“小满十八天，不熟也自干”，小满过后，麦子进入加速成熟期，成熟后，须在三、五天之内完成收割，不然麦粒会脱落，若遇雨天则会发芽。因此，父亲往往在农忙时节会请探亲假回来，为夏收尽一份力。

收割前夜，父亲便将所有的镰刀磨得像弯月，明晃晃的。母亲则收拾出背篓、背架、连枷之类的农具备用。祖母也没闲着，将端午节那天扯回的折耳根、薄荷等下火草洗净、切段，以备明天煮凉茶用。夏收必然是要“全家总动员”的。

天色微明，我们便出发了，上至七旬的祖母，下至九岁的弟弟，都带着装备，今天要去最远的那块地收割。故乡夏收讲究“先远后近、宽备窄用”，祖母常说：“先把最难事做了，后边会越来越轻松。”

开镰前，父亲会揪下几支麦穗，放在手里揉搓几下，轻轻吹掉麦皮，一粒粒饱满金黄的麦子像小金豆摊在手心，煞是喜人，父亲分给我们几粒，放在口里轻轻咀嚼，浓郁的麦香在口腔蔓延、充盈。父亲左手探向麦禾，回旋着顺势一蹲，揪住一大把，右手持镰刀将这一把麦子“喇”一下割掉，随即卷起几根麦秆，将这把麦子一挽，并排置于身后，整个动作行云流水，颇具艺术感。年幼的弟弟也学着父亲的模样，可他的左手连一株麦子都薅不稳，用镰刀两三次还割不断麦秆，笨拙又可笑。

麦子收回来，摊在村里共用的场子上晾晒。我们的地不多，且大部分是坡地，产量也不高，逢上高产年也不过收千把斤，但这也足以让乡村日子“顿顿有细粮”。

各家各户的麦子摊在晒场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方块，大家都默契地清楚自家的“疆界”，这便是乡下的规矩。打麦子是需要换工的，轮到我家打麦时，大约有十余人帮工。黄昏时分，各人都扛上自己的连枷，男女分两队从两端开始，逐渐向中间靠拢。随着一声吆喝，十几副连枷“啪嗒、啪嗒”声响起，节奏感、韵律感极强，像是对丰收的赞美，又像是对未来的期许。

在乡下，这种普通农活，妇女并不输于男人，她们抡起臂膀把连枷挥舞得像风车，可真顶半边天呢！连枷的节律漫过打谷场，飘过村子后的山林，升上云端……圆圆的明月钻出云层，它一定是被这人间最欢快的节奏吸引，久久凝望，忘了归去。连枷动人的节拍延伸到最后半夜，延伸进我的梦。

蒸猪儿耙是新麦尝鲜的首选方式。清早母亲就会喊醒我们，大哥到山上摘桐子叶时，父亲便开始用石磨磨面，我充当喂料手。麦子一小撮一小撮投入磨孔，随着石磨的转动，面粉像细细的雪花般飘落。

母亲用最细的筛子筛出面粉，倒入搪瓷盆，用醪糟（甜米酒）化开老面，与瓷盆里的麦面揉搓成紧致、绵密的面团，放在灶台上发面。半上午时，大哥背着小半篓桐子叶回来，母亲挑了二三十片硕大的，用清水擦洗，晾在簸箕里。桐子叶的水汽晾干时，面团在搪瓷盆里膨胀成一朵蘑菇，母亲用手指轻轻一摁，面团应指轻陷、不似原来那般有弹性，便知道面发得恰到好处了。

灶堂的火卯足了劲儿地燃，蒸笼里的热气“吱吱”往外冒，约20分钟后，甜甜的麦香便飘逸而出。打开笼盖，一个个胖乎乎、肥嘟嘟的麦面耙白白嫩嫩地堆挤在蒸笼里，别提多可爱！咬一口，松软中有绵密，弹牙而不粘；细嚼，有新麦面的清香，这清香里有阳光雨露的味道，有蛙鼓鸟鸣的唱和，还有桐子叶天然的油脂香。这种香味，占据了我的童年，令我至今难忘。

作者地址：十堰市朝阳中路领秀朝阳小区

那山那水那景

■熊盛花

我家老房子如今已是一片废墟，但轻轻推开记忆的门，它还在……

山坳处的一块平地上，矗立着一座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土坯房。一个堂屋，两边是卧室。奶奶把堂屋卧室以外的房子叫“厦子”。前厦子作厨房，后面是仓库，摆放着各种农具。

堂屋正门向外十步开外，一圈院墙向左右延伸开去。庭院内，有爷爷和爸爸合力放置的青石，四周长满了车前草、马齿苋、蒲公英。院子里植物错落，与骄傲的美人蕉争相媲美。花坛里，栀子花安静地立着，散发着清香。墙角的花椒树上，缀满了花椒。丝瓜藤爬在架上，长的短的粗的细的丝瓜毛茸茸地缀着黄花……草儿从脚下漫延开去，爬出院子，爬上山坡，越过高山，又向着远方。

屋后半山上，溪涧的泉水不断地流进水潭，像一朵花儿一样开在小鱼和青虾的头顶上，逗得这些小家伙嬉笑、追逐、跳跃着，吐出一串又一串的泡泡。泥沙中的螃蟹不甘示弱，挥舞着钳子横着铲进石头缝里。

坐在堂屋的门墩上，我能安安静静地待上半天。看太阳从东边山头后升起来，慢慢转到正前方，再朝着西边的山峦落下去。

奶奶把手向前一指：“前面，最远处就是武当山。”我循着她手指的方向往远处看去，从屋角到坎下再到坡下，那条路穿进一片绿色里不见了。

我就这样坐着或者起来转着，那时满院的时光都是我的。

一提到吃，我便来了兴致。一颗枣树、一排柑橘、环手抱不住的核桃树，还有树皮斑驳的老红柿树，为我的童年提供了众多美味。新鲜果子或果干，足以填充一年的“零嘴时光”。你看那个胖乎乎跳跃着的小身影，衣兜里揣得鼓鼓囊囊，穿过庭院，转眼又猴似地爬上阁楼。

山中的珍馐更值得一提。它们不属于谁家，是大自然的馈赠。蘑菇最为鲜美，“佛指甲”清脆可口，“八月炸”像个半开的宝盒，天麻最是气味独特。你或许知道蝉或蚕蛹可以吃，又是否晓得白胖的蛀木虫，在火堆里炙烤后的焦香？

美食其实远不止这些。黄沙土地下面，肥硕的红薯、芋头，塘泥中藏着田螺、银鱼，还有大黄鳢和甲鱼，以及山间崖壁上的美味蜂仁。

那时那山那水那景，伴随着我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让我回忆至今。

作者地址：十堰市红卫学校



上津 我们的家

■杨世军

太阳在大盘山抖开第一缕光
又往白崖寨的山坳里沉

当年结伴闯出去的人
鬓角都结了霜
若哪天脚步沉了
就回上津来——
那里的风，还认得我们

不为寻什么
就为踩踩那片扎下根须的土
让往事从金钱河的波澜里漫出来
像晨露打湿裤脚
再听乡邻喊一声乳名
比城里的霓虹更暖

上津不大，没什么热闹
却有大盘山的雾，黄土坡的草
有条河依城而过
曾经的小西门前荷塘盛着半池云影
腊月里
我们曾踩着泥追一条漏网的鱼
笑声比水花跳得高

朋友，累了就回吧
四街角酒馆的木门还吱呀响
烫壶酒，泡杯茶
不用提从前
那些日子自会顺着茶香爬上来
像藤蔓缠住窗棂

去看看老学堂
教算术的先生
听说还能数清檐下的燕子
有人说大盘山原是尊佛
两侧山岗是侍立的金童玉女
可城里的二中早拆了
砖都挪去盖了镇上的楼
乡下的娃，也跟着炊烟飘远了

但我们得回去
看看院角的桂树还在不在
秋风起时
是否还把甜香铺成金毯

朋友，累了就回吧
到田埂上慢慢走
看炊烟在瓦上蜷成一团云
塘里的鱼，园里的菜
都带着土的温度
泡壶新茶
看日头从东墙移到西窗

家就在那儿
等我们把脚印
重新种进熟悉的泥土里
作者单位：郧西县水利和湖泊局